

历史、文化与诗歌形式

——述谓性语法中的后期奥登

吕冰¹

(枣庄学院 山东枣庄 277160)

摘要:后期奥登的诗歌创作以其对形式和内容的高度融合而著称。奥登认为诗歌形式不仅是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工具,更是控制和组织语言的关键。他强调形式的规律性和结构性,并与对历史、文化和主体经历的反思结合起来,笔者将其用语言学中的述谓性语法进行概括并进行相关阐释。

关键词: W.H.奥登; 诗歌; 历史; 述谓性语法

W.H.奥登(Wystan Hugh Auden)是20世纪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他的晚期创作经历了显著的转变,逐渐过渡到对哲学和人性更复杂的思考,讨论个人责任、道德选择以及爱与人类脆弱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呈现出更为沉思的基调,本文主要梳理后期奥登的诗学和写作理念,间或提及诗人在审视诗学创作过程中对于文学教育的思考。

奥登将诗歌视为一种史学形式,认为诗歌不仅仅反映情感或抽象思想有关,还是在思考历史和语言留下的痕迹。它是一种记录和解读人类经验的方式,展现了事件、思想和文化转变是如何被记忆和重塑的。奥登将这种诗学理念带入了他的诗歌和散文创作当中,笔者将这种理念称作后期奥登诗学中的述谓性语法。述谓性语法是语言学中的一个概念,关注的是如何通过述语和其补足语来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并传达某种意义。它的一系列结构性关联都或隐或现地符合奥登的诗学意愿。诸如述谓性语法的结构性特点是具有一定的规则性,不同语言中的述谓结构可能有不同的顺序和形式,但都遵循特定的语法规则,也即述谓结构通常是句子的核心部分,决定了句子的基本意义,同时不同类型的动词(如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及其补足语构成了多样化的句子结构。这些特点与奥登所主张的诗歌语言需具有规律性殊途同归,他认为“作家,尤其是诗人,与公众有一种奇异的联系,因为他们的媒介——语言,不同于画家的颜色或作曲家的音符,不是作家的私人工具,而是他们所隶属的语言群体的公共财产。”从某种意义上说,述谓性语法的核心就是后期奥登坚持的诗学规则——语言本身在诗歌中的绝对地位,而位于规则中心的动词及其补足语构成的核心结构,就是语言背后的史学支撑,与之相对,其在固定形式上延伸出多样化的句子结构则指涉了奥登在强调语言史学背后的文化和教育支撑。

首先,作为述谓性语法中的结构性支撑点——语言,奥登已在各种形式的讨论中强调其在写作历史和创作诗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曾写到:“诗人是其诗作的父亲;母亲则是语言……”^{[1]31}他认为诗歌通过语言的运用可以将历史事件转化为新的、有意义的东西,而这种转化首先会通过不同语种的诗歌翻译凸显出来——对奥登来说,翻译诗歌的行为成为了一种在语言框架内重构历史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在失去的过程中被掌握的。比如在希腊语到英语的转换中,他总结出语言的结构和形式影响了我们对过去和现在的理解。“希腊语是一种意义不依赖于句子中的次序的具有词尾曲折变化的语言……有丰富的复合型的表示特性的名词……它处理的主体和感情比我们的要更简单和直接;然而另一方面,其语言习惯要比我们的更加错

综复杂。原始的诗歌用迂回的方式说简单的事情,而英诗试图用直白的方式说复杂的事情。”^{[3]312-313}可以看出,这种翻译中的损失让我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对文化和历史进行重新审视,这也是掌握多种语言的诗人自己对于如何确立诗歌韵律形式的思考。

由此可知,奥登对诗歌形式和文学结构的观点与他诗歌创作规律的信念紧密相连。他认为,形式不仅仅是写作的技术层面,而是塑造诗歌意义和情感影响的基本组成部分。奥登坚持诗歌应该遵循一种有纪律的结构,这也是其与述谓性语法的根本相似之处。他的诗歌中经常被研究者忽视的语法和格律形式,实际上是在严格的自我审视中创作出的,比如十四行诗、维拉内拉诗和叙事诗都有其格式性思考,亦即述谓性诗学的结构性表征。对于奥登来说,形式不是限制创造力的工具,而是促使诗人深入思考所表达的语言和思想的工具。他认为形式帮助控制诗人的情感,防止诗歌变得过于情绪化或杂乱无章。例如,当探讨抽象性立场诸如秩序、权威等主题时,奥登常常使用严格的韵律和节奏结构。相反,当主题更加自由或暧昧时,他可能会采用较松散的无韵诗结构。另外,和述谓性语法延展性相同,尽管奥登尊重传统的形式,但他的实验性写作也闻名于世,经常将古典形式与现代主题混合,或者使用非常规的节奏结构来表达复杂的思想,因此可以认为,奥登也并没有在醉心形式的时候抛弃读者,而是将其变成述谓性语法诗学的一部分。

奥登认为诗人对读者负有责任,这种责任的一部分就是创作出易于接受的诗歌。在他看来,虽然诗人可以表达复杂或抽象的思想,但他们应该在一个清晰的结构内这样做,这样能让诗歌更具吸引力。而这种框架的实施桥梁就是韵律与节奏。奥登非常重视诗歌中的韵律和节奏,它们创造了一种音乐感,这种音乐感可以增强诗歌的情感共鸣,使其更容易被读者记住。他还补充说韵律和节奏增加了诗人的创作难度,而当这种难度被克服时,艺术成就就更大。此外,奥登还扩充了形式对于诗歌情感的作用并认为:形式有助于控制诗歌的情感强度。他对自由诗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认为如果没有形式的约束,诗人可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导致诗歌缺乏焦点或过于放纵——“韵脚、格律、诗歌形式等,犹如仆人。如果主人足够公正而赢得他们的爱戴,足够富于主见而获得他们的尊敬,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井然有序的幸福家庭。如果他过于专横,他们会辞职离去;如果他缺少威信,他们就会变得懒散、无礼、嗜酒成性且谎话连篇。”^{[1]32}对于奥登来说这也是一种警醒,遵守固定的形式迫使诗人精炼和提炼自己的情感,从而创作出更有冲击

力的作品,使其不管是其本身还是对于创造出它的诗人都具有双向的控制力,以便从不自由中获取自由。这种形式根源可以看作是述谓性语法的固定性特点,而支撑这个核心的“动词”和“补足语”则是由历史和文化作为载体呈现出来的。

在奥登看来,诗歌是与历史和文化思想互动的媒介,他认为与其他文体相比,诗歌与历史的亲缘关系更近——“诗歌在便于记忆方面拥有奇异的能力,于是,在用作说教手段时,它超越了散文……在用作清晰地表达观念的媒介时,诗歌不逊于散文;在富于技艺的手中,诗歌的形式可以类似于逻辑的步骤,并强化它们。”^{[1]38}从更为广阔的层面来说,诗歌和历史是相互交织的,传统历史通常被认为是事实的重述,而诗歌则捕捉这些事件的情感和心理维度。诗歌让历史变得更加主观,重点不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这些事件如何被感受和记忆。这使得诗歌成为某种历史记录,但它强调的是人类的体验,而不仅仅是事实。奥登也表达了这一观点:“诗人的素材是一个历史时刻的群体,这些历史时刻有关于从过去回忆得来的情感,他假定这个群体是真实的,却又不应该真实,他试图将它转变为共同体。”^{[1]91}在这里,奥登探讨了历史作为书面记录总是残缺不全或与所描述的事件不相称的观念,即是说,过去的真实情况永远无法完全被了解或理解,而诗歌可以通过聚焦于情感和人性维度来捕捉这种神秘性。奥登对历史事件与其叙述之间的差距很感兴趣。斯彭德认为“他后来的诗歌转向了关于语言的坚不可摧的加固工程和堡垒”,^{[4]247}而“这种错综复杂的手工制作的语言引擎就像他喜欢的约克郡矿山的小型机械”。^{[4]248}如果奥登把语言引擎比作机械,那么这个理性机器制作出的也不是完美的工业产品,而是“一片石灰岩风景”,^{[2]10}它像是噩梦也像是伊甸园,“而历史踩着—个明确概念的鼓点大踏步前进,目标是要建立理性之城”,^{[2]97}中间充满了迷茫和荆棘,被“急切地吹捧,很快又厌倦”,^{[2]97}但是作为历史女神的克里俄“默默守卫着视野所及的/某个世界,爆炸的巨响也无法消除/你的静默,众所周知,惟有恋人肯定的回答/才会令你动容。”^{[2]129}这里的恋人可以看作是为历史缪斯的克里俄展现出的诗学和生活本身,它可能会有间隙,但在女神眼中却是真正存在的——因为奥登认为诗歌和历史叙述一样,都是通过文字试图让复杂事件变得可以理解的构造,然而,两者都与实际发生的事件有些距离——这是语法中允许发生的非典型规则,就像语言的引擎和被打磨出的石灰岩风景终究和自然风景不一致一样,但无可否认打磨的过程也是真正的历史。因为历史叙述不仅仅是对事件的时间顺序记录,它涉及到解释。当诗人写作历史时,他们必须选择哪些事件、人物和细节是重要的,值得记录,而哪些可以忽略。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是在构建一个故事——一种解释,帮助读者理解为何某些事情发生了、这些事情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的影响。这意味着历史不仅仅是对过去的中立或客观反映,而是一种通过建构来赋予复杂事件意义的尝试。而语言在构建历史叙述中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事件的描述方式和理解方式。诗人选择的词汇会影响读者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看法,因为每个词汇都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历史语言不仅仅是描述,它还塑造了读者对过去的理解。诗人会通过语言将事件联系在一起,解释因果关系,并提供一个连贯的故事,帮助读者理解原始事实背后的意义,奥登亦是如此,且会延伸出不同的历史维度,因为历史叙述是构建出来的,它们永远无法完全捕捉它们所描述的事件的全貌。诗人只能提供一个部分的视角,这个视角受限于诗歌的主题和选词、韵律。因此,每个历史叙述在某种程

度上都是主观的。它总是一种解释,受到诗人世界观、偏见以及他们写作时的文化背景的影响,将外在的现实整合成一个自洽的小世界。所以奥登认为诗人有意无意所遵循的艺术理念包含三个方面,其核心就是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奥登的诗歌经常通过将历史事件或人物与现代社会作对比来批判当代社会。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的诗歌既是一种历史反思,也是一种对现状的批判。诗歌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为了连接不同时间、文化和经历的桥梁。虽然历史写作的目的是分析和解释过去,但诗歌则更具想象力,让读者感受到过去的陌生感,同时仍能与之产生共鸣。

对于探讨诗歌和历史分野边界的求知欲、和对正规教育和历史的批判态度,都进一步塑造了奥登述谓性诗学体系下的教育理念。他认为教育与历史之间存在深刻的联系,因为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它也是理解和传递历史的方式。教育帮助学生理解过去的事件、文化和思想,并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当前社会的背景中。他将历史视为文化构建的一部分,而教育是将这些历史叙述传递给新一代的关键途径。奥登曾批评他那个时代的教育制度,特别是教师培训和课程设计。他认为教师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个体,受到学术知识之外的各种生活经历的塑造。因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这与历史学习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学生不仅要了解历史事件的表面信息,还要学习如何解读这些事件,理解它们背后的动因和影响。这种对历史的批判性解读有助于学生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并对当下和未来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奥登认为历史在更高级的教育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学科,它能帮助他们理解社会的演变、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社会体系的运作方式。不同的教育体系可能会强调不同的历史事件和视角,从而影响学生对国家、文化和世界的看法。因此,历史教育对于培养社会责任感和全球视野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要求在教育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教授历史的事实,还要引导学生理解历史如何被不同文化、时代和社会重新解释和叙述。教育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它,历史叙述得以传递,同时也被赋予新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在诗人成长的过程中被凝练出自己的诗学特征,并指导诗人继续在自己的诗学世界中进行形式和历史的自洽。

总体而言,后期奥登的诗学理念通过述谓性语法的总结更加明晰,不仅体现了他作为一位诗人对语言和形式的高度敏感,也反映了他在创作中对历史、文化以及教育的深刻思考,并使其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复杂性。

参考文献:

- [1]W.H.奥登著,胡桑、梵予译,《染匠之手》,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
- [2]W.H.奥登著,马鸣谦、蔡海燕译,《奥登诗选:1948-1973》,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
- [3]哈罗德·布鲁姆等著,王教译,《读诗的艺术》,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 [4]Spender, Stephen. W.H.Auden — a Tribute.Macmillan Publishing Co.,INC.197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W.H.奥登诗学转向研究”(项目编号:20YJC752011)阶段性研究成果

吕冰,枣庄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当代西方文学与文化。